

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？

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五浅释

宣化上人讲述

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卷五

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如来虽说第二义门。今观世间解结之人。若不知其所结之元。我信是人终不能解。

阿难对佛说：世尊！虽已说明二种决定要义，教我们要从六根解结，及用不生不灭心来修道。我看世间解结的人，如果他不知道所结的根元，我相信这个人虽然想要解结，但终不能解开的。

世尊。我及会中有学声闻。亦复如是。从无始际与诸无明。俱灭俱生。虽得如是多闻善根。名为出家。犹隔日疟。

阿难说：世尊，我和大会中所有的初学声闻，亦是这样，不知道六根之中，什么是结，和怎样去解？所以从无始到现在，和无明结合在一起，俱生俱灭。（世上没有比无明更亲近，如影随形，一刻不离你的身边，所以要赶快明白，不要再为无明所转。）我现在虽然已是出家身份，亦得到多闻的善根，但还是一天明白，一天不明白，好像隔日的疟疾一样，今天好，明天又发。

这就比如无明，今天头脑清静，明白无明又生起。相信你们亦一样，今天发心参禅修道，明天又放不下，舍不得，认为身材多好，相貌多美。但怎样美貌，到死时依然是臭尸，有何可恋？所以要看破，不要像隔日疟一样。

惟愿大慈。哀愍沦溺。今日身心。云何是结。从何名解。亦令未来苦难众生。得免轮回。不落三有。

唯愿世尊发大慈悲心，哀悯我等沦溺于生死苦海中，指示我们今日的身心究竟结在哪里？怎样去解？亦使未来的苦难众生，知道解结的方法，才不会落到三界里，再受六道轮回的苦报。

三有即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

作是语已。普及大众五体投地。雨泪翹诚。伫佛如来无上开示。

阿难说是语后，就和在会大众，五体投地，悲切落泪，有如雨下。这是他第六次落泪。大家很诚心地来等待佛无上的开示。

阿难为何要哭？因他觉得已证初果，但还不明白佛法，惭愧交加，故要痛哭。你们为何不哭？就因不把佛法放在心上，如果把佛法放在心上，求法心切，亦会痛哭流涕的。

尔时世尊怜愍阿难。及诸会中诸有学者。亦为未来一切众生。为出世因作将来眼。

这时世尊，怜悯阿难及会中的初学声闻，亦为未来一切众生，指出一条修证脱离凡世的因地心，来作将来修行大乘之眼目。这个眼是见道之眼，即入华屋之眼，不致错入歧路。

以阎浮檀紫金光手。摩阿难顶。即时十方普佛世界。六种震动。

佛就把他的好像阎浮檀色的紫金光手，摩阿难的头顶，即时感动到十方所有的佛世界，都发生六种震动。

在佛教里，摩顶是表示慈悲爱护之意，六种震动：即动、涌、起、震、吼、击。动即来回摇动。涌是往上升起，好像海浪冲涌一样。起是慢慢上升。这三种属形，可以看见。震是地震，吼是吼叫，击是地裂，互相冲击。这三种属声，可以听见。为何佛摩阿难顶而有六种震动？因佛要说重要法，亦是表示六根要解开。

微尘如来住世界者。各有宝光从其顶出。

无量无数的如来，住在他们每个佛国里，每个佛都从他们的头顶上，放出百千种颜色的宝光。为何诸佛都放光，这亦表示佛要说的法，是最高无上的微妙法。

其光同时于彼世界。来只陀林。灌如来顶。是诸大众。得未曾有。

所有宝光，都从诸佛的世界，同时照射到只陀林，来灌释迦佛的顶上。这表示佛佛道同，光光相照。你说这个法，我亦说这个法。法法相通，心心相应。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使得会中的群众，个个都欢喜雀跃，叹未曾有。

我们人亦会心心相通，好像你对一个人不好，对方亦会感觉到的。人和人的心都有一种电波，得到天眼通的人，就会看到，普通肉眼是看不见的。得慧眼的人，对方心里一动，他便会知道。对人有好感，对方亦能感觉。所以要教化人，一定要大公无私，循循善诱，人家才易接受。

于是阿难及诸大众。俱闻十方微尘如来。异口同音。告阿难言。善哉阿难。汝欲识知俱生无明。使汝轮转生死结根。唯汝六根。更无他物。

这时阿难以及大众，莫不听到无量无数的如来，异口同声地对阿难说：“善哉阿难，你想要知道俱生无明即生相无明。这无明使你流转轮回，头出头没。因无明而起惑造业，生死的根源就不能得解脱，这都是你的六根，并没有其他的东西。”

眼见色就被色转，耳闻声就跟声尘跑，天天跟六根六尘跑，怎能了生死？得解脱呢！如不随生灭心跑，不随分别识心跑，那就是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！要不然，不回头，那就越跑越远，越迷越深了。我们现在已明白，就不应该再认贼作子，不要再在六根门头，转来转去了。

汝复欲知无上菩提。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。亦汝六根。更非他物。

你还要知道，帮助你登无上觉位，使你速证常乐我净，无余涅槃果位，亦是你之六根，并没有其他的东西啊！

阿难虽闻如是法音。心犹未明。稽首白佛。云何令我生死轮回。安乐妙常。同是六根。更非他物。

阿难虽闻十方微尘数诸佛，异口同音告诉他，“令你流转生死，是你六根。令你速证菩提，亦是你六根。”听后还不明白，所以就稽首向佛说：“为什么使我生死轮回，以及得到常乐我净，都是由于六根。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东西？”

这就好像你今天身上有钱，遇见贫苦的人，觉得可怜，就把钱布施给他。等到身上没有分文，又想拿枪去劫人家的钱。这就是做好人是你，做坏人亦是你。所以我常说：“做佛是这个，做鬼亦是这个。”你们美国人不信有鬼，尤其是日本寺宇，更不提鬼字，不敢说鬼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怕鬼，可是我则专门讲鬼，因我不怕鬼。其实你们信佛就不应该不信有鬼，因为鬼亦可成佛。如果没有鬼，就没有人，也就没有佛了。所以说单信有佛不信有鬼，这真是愚蠢！

佛告阿难。根尘同源。缚脱无二。识性虚妄。犹如空华。

佛告阿难，六根和六尘是同出于一源。在外表上看来，似乎有内外之分。根是内之根身，属有情。尘是外之尘境，属无情。但在明理上来说，则只是见相之别而已。因根是八识之见分，属心法。尘是八识之相分，属色法。见相二分，犹如蜗牛头上的两支角，伸出来就是根和尘；缩回去，不过是一个第八识。既然是同源，那么向外跑便是根尘，向内伏便是解脱，所以结缚和解脱亦是无二的。至于能分别之识性，只是前尘虚妄相上所起之妄想，全无实体，没有形相，就好像病眼看见空华一样，全是虚幻的。

阿难。由尘发知。因根有相。相见无性。同于交芦。

阿难，因为有六尘，就引发六根之知见，根是根赖尘才生。因为有六根，就显出六尘之相分，尘是要托根才有。见分和相分，都没有它们独立的自性，就好像两根芦荻一样，要交并而生，一根倒了，其他一根同时也就倒下的。

是故汝今。知见立知。即无明本。知见无见。斯即涅槃。无漏真净。云何是中更容他物。

所以你现在是在知见上再立一个知见，本来知见已是错了，现在再立一个知见，岂不是错上加错，妄上加妄？这就是无明的根本。如果你能修到，知而无知，见而无见，这个无知之知，不见之见，一念不生，不尘不染，才是不生不灭，究竟涅槃，无漏无妄之真净境界。怎可以在其中，猜说还有别的东西呢？这是证明十方诸佛，异口同声宣说结缚和解结，都是由你的六根，更无他物之意。

尔时世尊。欲重宣此义。而说偈言。

当时，释迦牟尼佛恐怕阿难仍不太明白，故再用偈语来重复解释这个义理。

真性有为空。缘生故如幻。无为无起灭。不实如空华。

真性就是没有一切虚妄，叫作真性。虚妄的有为法是依真空而生，所以有为法也是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依因缘而生，还从缘灭，当体即空，故也是幻化不实在。有为法是空，那么无为法呢？是不是也属空呢？无为法也是同样不实在的。因为是无起无灭的缘故，犹如空中华一样，无起无灭不实丰的。

永嘉大师证道歌说：“真不立，妄本空，有无俱遣不空空。”真既不成立，这是离言说相。妄本来是空的，这是离心缘相。有和无两法都遣除，那么不空之念，也都空了。就是说这个道理。

佛要破阿难识心，这里的有为无为是指意识，因识性是虚妄，犹如空华一样。

言妄显诸真。妄真同二妄。犹非真非真。云何见所见。

【言妄显诸真，妄真同二妄】：为什么要说妄呢？因为无妄不能显真，故此要把妄说出来烘托起真。但有真，哪里还有妄呢？一真法界，一法不立，是什么都没有的。况且真和妄是对待法，不是究竟法。而佛法是没有对待的，所以一说出妄来，真也变成妄了。一有言说都非实义，即落第二义谛。

【犹非真非真，云何见所见】：既然真和不真，究竟都是不对的。那么能见之六根见分，和所见之六根相分还算作什么呢？

中间无实性。是故若交芦。

见分之六根和相分之六尘，中间都没有实性，只不过是狼狈相依而已。就像二根交芦一样，互相依赖，不能独立，如果一根倒了，其他的一根也同样倒下来。

结解同所因。圣凡无二路。

既然结缚和解结都因于六根，六根结缚，便是凡夫，六根解脱便是圣人，所以圣人和凡夫，并不是两条不同的路。只是圣人大智慧，明白天地间万事万物，故能背尘合觉而得解脱。凡夫不明白背觉合尘，故有结缚不得解脱。一旦觉悟得解脱，亦是圣人。

汝观交中性。空有二俱非。

你仔细观察交芦中的性，是有呢？还是空呢？说它空，但确实有交芦，说它有，但交芦中间实在没有实体，所以说空和有，二者都是不对的。就和有为法无为法一样，都是不实在；亦如见分和相分一样，都无自性，都是虚妄。

迷晦即无明。发明便解脱。

迷时便依真空生出晦暗，有晦暗就生出无明。这就是知见立知，是无明本，就有结缚，就是凡夫。如果能发挥本有觉性，明白非有非空，即知见无见，便是圣人，便能解脱。

在这里我想起一个公案。从前有一老修行，已经修了数十年功夫，仍未开悟。有一天他听说某山上，有一位开悟的老和尚，他便很专诚地前往参拜，又很慎重其事地穿袍搭衣，长跪合掌，退求老和尚开示，怎样才能得“解脱”？老和尚只简单地说：“谁缚著你？”老修行言下便得开悟。是否一句话就可以令他开悟呢？这要看因缘。可能老和尚知道老修行因缘已成熟，便点醒他。亦可能老修行平时也很用功修行，虽然未明白，但遇老和尚一指点，便顿然贯通。所以中国古语说：“闷坐十年山，不如明师一指点。”自己妄修瞎炼，总不如明师指点，才易明白，明师即明眼善知识。什么是明眼？即开佛眼，怎样才能开佛眼？是要痛下功夫，专诚地修大悲法四十二手眼，一定会开佛眼。好像现在我有一位弟子，他已生生世世修了四十二手眼，所以现在能开佛眼。你们想开佛眼，那要特别专心致意地修四十二手眼，一天都不能间断，终会开智慧眼的。

解结因次第。六解一亦亡。根选择圆通。入流成正觉。

解结要由次第来解开。但最初怎会结缚在一起呢？是因依真起妄。妄有六结，六结即五阴，由不生不灭之如来藏，因一念无明，晦昧为空，便和有生灭之妄相互相结合，而成阿赖耶识，即第八识。第八识本来叫含藏识，即如来藏，因受无明薰染，变成阿赖耶识。故由识阴先起而有行阴，即第七识，末那识又叫传达识，专传达六识之意思到八识处。然后有想阴，即第六识，再有受阴，即前五识；再有色阴，即内之根身，外之世界。前四阴比较微细，每阴有一结，色阴比较粗，故有二结。解结要从内向外，亦即从粗至细，次第解开；六结解尽，五阴消灭，五浊亦就澄清。因推究根本，是由六根和五阴混合在一起而生出五浊，便有种种烦恼障碍。现在要解结，便不要向外驰求，跟著识阴到处乱跑。因我人最初受生是由识阴。由识阴和五阴结成生死缚，便不得解脱。现在先由识阴解除，一根解脱，其他五根也就清除。

修道入手法门，也要从六根门头来修；眼不随色转，耳不随声转，鼻不随香转，舌不随味转，身不随触转，意不随法转，把六根门头境界，旋转过来，收拾身心，反求诸己。再选择最圆满之根来修。眼根、鼻根和身根不圆满，耳根、舌根和意根最圆满。佛暗示耳根最圆满，但没有言明，要阿自己选择，若证得一根圆通，余五根之结亦解，便能入圣人之法性流，逆凡夫之生死流，就能成正等正觉。

陀那微细识。习气成瀑流。真非真恐迷。我常不开演。

阿赖耶识即阿陀那识，译作“执持”，能执持一切染净种子，和根身器界，令不散失。所以此识亦即如来藏，因受无明薰染，就成为藏识。这阿陀那识是最微细难知，因受无明薰染，无明即习气，是故妄上加妄，引生诸趣，成为生死瀑流，什么都挡不住。

【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开演】：这阿陀那识是真妄和合在一起。其体本来是全真，因参杂无明习气，故变成有妄。如果我说是真，恐怕人就迷妄为真，变成迷中更迷。如果说是妄，又恐怕人迷真为妄，反致向外驰求。所以对于小乘权教，我都不敢轻易开演这种真正大乘法。

自心取自心。非幻成幻法。不取无非幻。非幻尚不生。幻法云何立。

【自心取自心】：一切众生，不明白见分和相分，都是唯心所现，故执著在见相二分上，以能见之见分，来妄取所见之相分，取字即执著，结缚之意。

【非幻成幻法】：不能回光返照，只知向外驰求，遂将本来不是幻法的，都妄成虚幻法了。

【不取无非幻】：如果明白见相二分，皆是虚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就不会去取著。那就非特没有虚幻法，就连非幻的真法也没有了。

【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】：非幻之真法尚且不生，那么妄之幻法更没有立足之余地了。

是名妙莲华。金刚王宝觉。

如能不取见相二分，而能返本还原，转识成智，那就是妙莲花。莲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，又是花果同时，金刚表示我们之真正智慧坚固，有如金刚剑能破一切无明习气，表示自在；宝觉，表示我们的真心。

如幻三摩提。弹指超无学。

三摩提，即等持之意，平等受持慧力定力。有慧力便能解结，有定力便不会结缚。有了定慧便能灭尽诸幻法，返本还原，证入圆通，得住首楞严三昧大定，那就在一弹指的时间便能超过无学，证四果阿罗汉。

此阿毗达磨。十方薄伽梵。一路涅槃门。

阿毗达磨，译作无比法。是一种从根解结，最高没可能比得上的法门，是十方薄伽梵，十方三世诸佛，一同依照这条妙修行路，而得到证入无余大涅槃。

薄伽梵是佛别称，多用于咒语上，具有六义：（一）自在，喻佛性是自在；（二）炽盛——佛光是周遍炽盛；（三）端严——时常端正庄严；（四）吉祥——吉利慈祥；（五）名称——人人恭敬称赞；（六）尊贵——位尊而高贵。因具六义，故多含不翻。

你们听经，第一要具深信心，第二要有端严恭敬心，必须端正而坐，毕恭毕敬，就像对佛一样，像佛来亲口对你们说法。信佛就应该敬佛敬法。看经读经时，绝不可躺著的姿势来看，这含有轻慢懈怠之意，不但不开智慧，来生还要堕落为蛇身。看经读经都会开智慧，但必须十分恭敬，才能感应道交，才能开智慧。就好像我那个小徒弟，他从来没有见过我，但天天都对著那本有照片的书，念南无度轮法师。终于七十七天后，书本上居然走出一个人，来替他摩顶，从此他的病就好了。然后他才来皈依我。这就是真诚恭敬心，才能感应道交。

于是阿难及诸大众。闻佛如来无上慈海。祇夜伽陀。杂糅精莹。妙理清澈。心目开明。叹未曾有。

这时，阿难和大会诸群众，听见佛说这无上的慈悲教诲（“祇夜”译作重颂，“伽陀”译作孤起颂又作赞颂）和这首重颂与赞颂参合而成的偈语，都认为文句精彩而莹明，义理清楚而透彻。故大家都能得到心眼洞开，比以前更明白如来藏修证之法门。大家都感叹得闻此未曾有之法音。

阿难合掌顶礼白佛。我今闻佛无遮大悲。性净妙常真实法句。

阿难合掌向佛顶礼说：我现在听见佛所说这种没有一点遮盖，没有保留的法，和盘托出，从大悲心所发之根性清净而微妙真常的理论，句句是真语实语。

心犹未达六解一亡。舒结伦次。惟垂大慈。再愍斯会及与将来。施以法音。洗涤沈垢。

可是我心里还未十分明白：六结若得解脱，一亡之明亦不存在，和解结的次第，还望世尊，垂下大慈大悲的心，再怜悯会中大众，及后世的众生，布施甘露的法音，来洗涤我们多劫以来在根中所积之深沉细垢。

即时如来于师子座。整涅槃僧。敛僧伽梨。揽七宝几。引手于几。取劫波罗天所奉华巾。

即时如来在法座上，整理涅槃僧（即内衣），敛收僧伽梨（即大衣），凭著七宝几（几是用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赤珠、砗磲和玛瑙七宝所嵌成），伸手到几上拈起劫波罗天（即夜摩天）所奉献的华巾，是宝叠华所织成的名贵丝巾。

于大众前绾成一结。示阿难言。此名何等。阿难大众俱白佛言。此名为结。于是如来绾叠华巾。又成一结。重问阿难。此名何等。阿难大众。又白佛言。此亦名结。如是伦次绾叠华巾。总成六结。一一结成。皆取手中所成之结。持问阿难。此名何等。阿难大众。亦复如是次第酬佛。此名为结。

佛在大众前，用华巾打成一个结，问阿难说：“这叫什么？”阿难和大众，异口同声说“这个叫结”。佛又再打一结问阿难：“这个又叫什么？”阿难及大众答“这亦是结”。如是一样轮下去，共打成六个结。每打一结，就问阿难“这是什么？”阿难和大众，都次第答复佛所问：“都叫做结。”

这里佛以华巾表示如来藏性。打成六结，表示六根。

佛告阿难。我初绾巾。汝名为结。此叠华巾。先实一条。第二第三。云何汝曹复名为结。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此宝叠华绾续成巾。虽本一体。如我思惟。如来一绾。得一结名。若百绾成。终名百结。何况此巾祇有六结。终不至七。亦不停五。云何如来祇许初时。第二第三不名为结。

佛对阿难说：“我打第一个结时，你说是结，但这华巾只是一条。当打第二和第三结时，为何你们又说是结？”阿难说：“世尊，这条华巾，当编织成巾的时候，虽然本是一体，但如来打一结，就有一结之名，若是批一百个结，就叫做百结。何况这条巾，现在只有六结，不是七结，亦不停在五结，为何如来只许可第一个是结，而不许可第二和第三，也叫做结呢？”

佛告阿难。此宝华巾。汝知此巾元止一条。我六绾时。名有六结。汝审观察。巾体是同。因结有异。

佛对阿难说：“这宝华巾，你已经知道原本只是一条。我打六个结时，就有六结之名。你再仔细观察，巾体是同相，打了六结，就变成异相了。”

这里喻如来藏性，本来是清净湛明，有了六根便成六结。如果将六结都解了，就连一结也没有。

于意云何。初结结成。名为第一。如是乃至第六结生。吾今欲将第六结名成第一不。

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我初打头一个结时，就叫做第一结。像这样打至第六结时，就叫第六结。但我现在想首尾相换，把第六个结，净它叫做第一个结，可以吗？

不也。世尊。六结若存。斯第六名。终非第一。纵我历生尽其明辩。如何令是六结乱名。

不可以的，世尊！因为第六结打成，就叫做第六结，怎可以叫做第一呢？纵使我经历生生世世，尽我的聪明辩才，也不能把六结的名次，颠倒改换。

佛言。如是。六结不同。循顾本因。一巾所造。令其杂乱。终不得成。

佛说：对的。六个结确实不同，但是你要回想，六结的本因，都是由一条巾所造成的。若把它的名目杂乱倒置，当然是不可以的。

则汝六根。亦复如是。毕竟同中。生毕竟异。

那么你的六根根性，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本来是相同的，可以互用，但因有了六结，变成六用，不能互用而成异用了。

佛告阿难。汝必嫌此六结不成。愿乐一成。复云何得。阿难言。此结若存。是非锋起。于中自生此结非彼。彼结非此。如来今日若总解除。结若不生。则无彼此。尚不名一。六云何成。

佛对阿难说：“你现在一定不喜欢这六个结，希望它成为一巾，但怎样才能恢复一的本体呢？”阿难说：“是的，我是愿意解除这六个结。因六结如果存在的话，则是非蜂起，互相起了斗争。为什么会斗争呢？就是因为有了彼此，有了一和六。这结不是那结，那结不是这结，遂生种种的分别执著。世尊！今日如果能把六结总的解除，就没有彼此，没有一和六。连一结都没有，六结又怎能存在呢？”

佛言。六解一亡。亦复如是。

佛说：你说得不错，因有六，才有一，如果没有六，根本一也不存在。

由汝无始心性狂乱。知见妄发。发妄不息。劳见发尘。

心是清净本心，性是妙真如性。狂是生相无明，乱是三细。从无始劫以来，在你清净本心，妙

真如性理，忽然生出生相无明，“一念不觉生三细”。三细即：（一）业相；（二）能见相；（三）境界相。有了这三种极微细的相分，就扰乱你的清净真心使它不得安宁。

【知见妄发】：这就是“境界为缘长六粗，有了三细之境界相为缘，就生出六粗相：（一）智相；（二）相续相；（三）执取相；（四）计名字相；（五）起业相；（六）业系苦相。

智相：用智慧而有相；就成为世俗之智慧，即世智辩聪。以为自己聪明，什么都知道，就发生种种妄知妄见，这是第一个结。

【发妄不息】：既有妄见，就生妄执，妄执身外实有，妄上加妄，念念相续不停，这是相续相，即第二个结。

【劳见发尘】：劳虑转深，就生执取相，和计名字相，这是第三结和第四结。

妄见我及我所，就发现有世间相、众生相。由颠倒妄想，起惑造业，随有起业相，这是第五结。造业受苦，这是业系苦相，即第六结。这六个结就把你的妙明真心，结得实实在地，不得摆脱。

如劳目睛。则有狂华。于湛精明。无因乱起。

犹如把眼睛直视虚空，直视太久就发生疲劳，看见虚空中有狂华乱飞。在你湛澄精明的如来藏性里，因一念无明妄动，就无端端而乱生出种种妄见。三细六粗，能见所见等等，有如狂华乱舞一样。

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。皆即狂劳颠倒华相。

其实一切世间所有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山河大地，房廊屋舍，甚至连生死涅槃，都像用眼直视虚空，直视太久，发生劳相，狂妄乱成之颠倒华相一样。

阿难言。此劳同结。云何解除。

阿难言：这个瞪发劳相和六结，怎样才能解除呢？怎样才能恢复本来面目呢？

如来以手将所结巾偏掣其左。问阿难言。如是解不。不也。世尊。旋复以手偏牵右边。又问阿难。如是解不。不也。世尊。

如来用手将所结华巾，牵到左边，问阿难：“这样可以解吗？”阿难答：“不可以。”佛又用手将华巾拉向右边，问阿难：“这样可以解吗？”阿难答：“不可以的，世尊。”

这里左右二边是喻空和有，凡夫著有，故长沦生死，当然不能解结。二乘滞空，永晦涅槃，又安能得证圆通？

佛告阿难。吾今以手左右各牵。竟不能解。汝设方便。云何解成。阿难白佛言。世尊。当于结心解即分散。

佛对阿难说：“我现在向左右边拉，都不能解结。你可试想办法，怎样才能解开？”阿难对佛说：“当从结心先解，结便可以分散。”

佛告阿难。如是如是。若欲除结。当于结心。

佛告阿难：“你很明白，你说得对，如果要解结，一定要从结心先下手。”

这里结心，便是中道了义，偏左偏右即执有执空都不对。要中道了义才能修证，才能解结。

阿难。我说佛法从因缘生。非取世间和合粗相。如来发明世出世法。知其本因随所缘出。

我所说的佛法，从因缘生，但不是取世间的和合粗相因缘，而是说微细的因缘，不从外境，是要回光返照，反求诸己。是要以自性的圆湛不生灭为修因，以次第解结为助缘。我都记得很明白，凡是世间六凡的染法，和出世的四圣净法，实在是离不开因缘的。世间法以业识含藏著有漏的种子为因，以宿世所造之善恶业为缘。出世法以自性本具无漏种子为因，今生所修善法为缘。都清楚其本有之因，各随所造之善恶业为缘，而现出染净十法界诸法。

如是乃至恒沙界外一滴之雨。亦知头数。现前种种松直棘曲鹄白乌玄。皆了元由。

佛的智慧是无所不知，不但知十法界的总相，就是远至恒河沙世界外，所有虚空中落下一滴滴的雨点，也能知道它有多少滴，近在眼前的动植物，松树为什么是直的，荆棘为什么会曲的，鹄为何一生出就是白的，乌鸦为何是黑的。都可以一一知道它们的根由。

是故阿难。随汝心中选择六根。根结若除。尘相自灭。诸妄销亡。不真何待。

所以阿难，你要随自己心意，在这六根中，选择一根最圆通的，最契合的来修。如果一根之结解除的话，那么六粗三细的尘相，一切妄想生灭心，分别识心都会自然消灭。攀缘心去尽，妄尽真存，妙真如性就现前。那就是清净本然妙真如性的本体，亦是如来藏性本来面目。亦是一真一切真，无妄可对，不纯真是什么？

大家都要注意！选择一根来用功修行，六根门头，头头是道，门门可修。只要选择一根最相契的来修，一门深入，便能圆证菩提。

阿难。吾今问汝。此劫波罗巾六结现前。同时解萦。得同除不。不也。世尊。是结本以次第结生。今日当须次第而解。六结自体。结不同时。则结解时。云何同除。

“阿难！我再问你，这条华巾已打了六个结，是否可以同时解开呢？”阿难答：“不可以的，因这些结本来是次第打成，现在还要按照次第来解开。虽然六结是自体，但打的时候不是同时，所以解的时候，也是不能同时解开的。”

佛言。六根解除。亦复如是。此根初解。先得人空。空性圆明。成法解脱。解脱法已。俱空不生。

佛说：解开六根之结亦是一样，不能同时，要逐一来解。先解第一结，分别我执，离开尘相，再解二结和三结，俱生我执，除尽根结，既能尘消根尽，就得人空之理，便能超出分段生死。既得人空，还要得法空，才能得空性圆明。故须解去分别法执，再解除俱生法执。分别和俱生法执都解除，才能得空性圆明，亦就是得到法解脱。既解法执，不为法缚，还要再回光返照，俱空之境都不生，即解除最后一结，就能得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。这就是自性真定，亦是得证楞严大定。

是名菩萨从三摩地。得无生忍。

这就是菩萨，从三摩地正定中，得入无生法忍的境界。不见有少法生，不见有少法灭。根结尽解，妙心已悟，佛眼已开，故能见诸法无生无灭，忍可于心。

阿难及诸大众。蒙佛开示。慧觉圆通。得无疑惑。

阿难和在会大众，得到佛的明白开示，大家都得到智慧圆满，大开圆通，对于从根解结的道理，也都完全明白，没有疑惑了。

一时合掌。顶礼双足。而白佛言。我等今日身心皎然。快得无碍。

于是，同时合掌，顶礼佛之双足，对佛说：“我们今日，身和心都得到舒畅，快乐而无挂碍。”

虽复悟知一六亡义。然犹未达圆通本根。

虽然明白六解一亡的道理，但还未了达圆通的本根，故不知怎样选择。

世尊。我辈飘零。积劫孤露。何心何虑。预佛天伦。如失乳儿。忽遇慈母。

世尊！我辈有学声闻，在生死苦海中，飘流无定，脱不出轮回；所以很多劫来都如孤儿一样，无人照顾，露宿路边，今日梦想不到能和如来参预天伦之分，就如失乳的孤儿，忽然遇到慈母，再得沾法乳，使慧命可以延存。

若复因此际会道成。所得密言。还同本悟。则与未闻无有差别。

如果能藉著幸遇如来的机会，已得饱餐法乳，再能依教奉行，道业自然可以成就。如果只是听佛的不常开演的微妙密法，而不去躬行实践，反认为自己本来可以开悟，那就不但徒闻无功，亦和未闻之前，没有什么差别了。

惟垂大悲。惠我秘严。成就如来最后开示。作是语已。五体投地。退藏密机。冀佛冥授。

“希望再发慈悲，赐给我秘严佛法，完成如来给我们最后的开示。”说完后再五体投地，顶礼佛足，然后退回自己的座位，心里祈求佛能于冥冥中授以心传心的密法。

尔时世尊。普告众中诸大菩萨。及诸漏尽大阿罗汉。汝等菩萨及阿罗汉。生我法中。得成无学。吾今问汝。最初发心悟十八界。谁为圆通。从何方便入三摩地。

佛知道阿难要求冥授，但暂不答复，先问二十五圣，从哪一门得到开悟证果。

这时佛对会中诸大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说：“你们各位菩萨及大阿罗汉，生我法中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即在我佛法中，已经证得无学之位。我现在问你们最初发心，依因地心修而悟十八界。究竟以哪一个法门，最为圆通？从哪一法门下手最为方便，最易证入正定？”

憍陈那五比丘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在鹿苑。及于鸡园。观见如来最初成道。于佛音声。悟明四谛。

憍陈那，译作“最初解”。他是最初开悟的人。“鸡园”：据说因野火烧林，当时有很多雉鸡，以羽翅渍水而扑灭野火故得名，该地方又有灵气，故修道者多喜居之。

时憍陈那五比丘，即从座位起立，顶礼佛足对佛说：“我等在鹿苑和鸡园修道时，观见如来最初在菩提树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就到鹿苑来教化我们五位比丘。我们是听佛的音声，对我们说：三转四谛法门，而明白开悟的。”

三转四谛：“此是苦，逼迫性；此是集，招感性；此是灭，可证性；此是道，可修性。”这是第一转。“此是苦，汝应知；此是集，汝应断（集即烦恼）；此是灭，汝应证；此是道，汝应修。”这是第二转。“此是苦，我已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断；此是灭，我已证；此是道，我已修。”这是第三转。

声音很重要，所以说：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故说话不要拖泥带水，这样是没有人喜欢听的。佛的声音最响亮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

佛问比丘。我初称解。如来印我名阿若多。妙音密圆。我于音声得阿罗汉。

当时佛问我们比丘了解没有？我们都答：已完全了解。所以佛就印证我们，叫做阿若多即最初解。音声之相虽妄，但其性则真。音声之体虽无形无相，但其音则微妙而周遍法界，所以我以声音为本修因，得证阿罗汉果。

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音声为上。

佛问哪个法门最为圆通？照我们所证的，以声尘为最上。

优波尼沙陀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亦观佛最初成道。观不净相。生大厌离。悟诸色性。以从不净白骨微尘。归于虚空。空色二无。成无学道。

优波尼沙陀，即从座位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“我也是看见佛最初成道，但我的烦恼障很重，贪欲心尤强，所以佛教我修不净观，观身不净，教我观死后九想观：（一）肿胀想；（二）青瘀想；（三）坏想；（四）血涂想；（五）脓烂想；（六）虫啖想；（七）分散想；（八）白骨想；（九）烧想。我观这个色身，从种子父精母血已经是不清净，死后更加可怕。故此，我就生起厌离之心。觉悟到一切色性，生时虽是美丽可爱，但死后非常可怕。如果再将白骨烧了，化为微尘，还归于空，岂不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？空和色是无二无别，因此，得到无学阿罗汉的果位。

如来印我名尼沙陀。尘色既尽。妙色密圆。我从色相。得阿罗汉。

佛印证我名尼沙陀，译作“色性空”。我的虚妄色尘既然消尽，自性的妙色便现前。自性的妙色虽是微密难知，但它是圆融而周遍法界的。我是从观想色相，而证得阿罗汉果。

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色因为上。

佛问哪一根最圆通，如我所证，则以色因为最上。

香严童子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闻如来教我谛观诸有为相。

香光庄严童子（香严童子），他是童贞入道，童贞出家，虽已证道，但依然叫童子，即从座起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自从如来教我审谛观察一切有为相之法。

我时辞佛。宴晦清斋。见诸比丘烧沉水香。香气寂然来入鼻中。我观此气。非木非空。非烟非火。去无所著。来无所从。由是意销。发明无漏。

那时，我就辞别如来，住在一间清净静室里韬光养晦来自修。后来看见众比丘，燃烧沉水香。香气本来是寂然不动的，但居然来到我鼻里，我就静静地观察它的来源。当然不是从木来。如果从木，应该不必燃烧才有香。也不是从空来，空是永恒的，但香气不常有。也不是从烟来，因我的鼻并没有蒙烟。更不是从火来，因世间的火哪里有香气。既然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著，当体即空！因此我的身和意都消亡，根和尘亦消灭，就成就无漏果位。（注：沉水香，即斫香树，倒地日久，树皮朽蚀，但树心坚实，置水不沉，若燃烧少话，香气四溢，遍数百里。）

如来印我得香严号。尘气倏灭。妙香密圆。我从香严。得阿罗汉。

如来印证我，得香光庄严名号。我的虚妄香尘既然即刻消灭，自性的妙香便现前。它虽是微密难知，但是圆融而周遍法界。所以我是从观想香气，而证得阿罗汉果。

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香严为上。

佛问圆通，照我所证，是以香严为最上。

药王药上二法王子。并在会中五百梵天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无始劫。为世良医。口中尝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。名数凡有十万八千。如是悉知苦酢咸淡甘辛等味。并诸和合俱生变异。是冷是热。有毒无毒。悉能遍知。

药王药上，二法王子，能绍隆佛种，堪承法王家业，故称法王子。过去久远劫前，当琉璃光佛在世的时候，他的名字是星宿光，他的弟弟叫电光明。两兄弟一同在佛前发愿，要世世为良医，能医治众生身心两病。他俩和同来的眷属五百梵天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‘我们从无数劫以来，常在上界，做良好的医生。口中时常遍尝这娑婆世界种种药性，它们的种类虽然多达十万八千种，但都不出草、木、金、石这四类。所以都知道它们的药性，哪一种是苦的、酸的、咸的、甘的。哪些可以和合在一起，配为药丸，配为药方来治病。哪些是俱生的，如甘草生来是甘的，黄连生来是苦的。哪里是变异的，要经过煎或煮，或泡，或灸，才有功效。哪些是冷性，可以治热病；哪些是热性，可以治寒病；哪些有毒，哪些无毒，都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

承事如来。了知味性。非空非有。非即身心。非离身心。分别味因。从是开悟。

自从跟随如来学佛法之后，更知道药性之味。“非空非有”：即需用舌尝，才知道有味，所以不是空。非有，味性实在无体性，所以不是有。“非即身心”：身指舌根，心指舌识。没有药的时候，舌和识是没有味的，所以不是身心。“非离身心”：离开舌和识，又不知药味，所以又不是离开身心。再仔细观察，味尘之因，既无一定的体性，又无所从来，都是虚妄名相。不过，它的相虽然虚妄，但它的性又是真，因此就明白味尘，本来亦是属于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

蒙佛如来印我昆季。药王药上二菩萨名。今于会中为法王子。因味觉明。位登菩萨。

承蒙如来印证我们兄弟二人，为药王药上二菩萨名。现在这个大会中为法王子。（菩萨为法王子，权乘为庶子，二乘为外子。）因观味尘而悟本觉妙明之真性，故登上菩萨果位。

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味因为上。

佛问哪一根最圆通，照我所证，味因为最上。

跋陀婆罗。并其同伴十六开士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

跋陀婆罗（译作贤首）和他的同伴十六开士（开士即菩萨别名）从座起立，顶礼佛足，向佛说。

我等先于威音王佛。闻法出家。于浴僧时。随例入室。忽悟水因。既不洗尘。亦不洗体。中间安然。得无所有。

跋陀婆罗生性最贡高傲慢，和他同时有位常不轻菩萨，则专修敬人法门，遇人使叩头说：“我不敢轻视汝等，汝等皆堪作佛”。跋陀婆罗骂他下流坯，为何这样贱要向人叩头。但常不轻菩萨不管，依然逢人便叩头。跋陀便会合一班人来踢他打他，跋陀终于堕地狱，经过很长时间才恢复人身。当时常不轻菩萨，后来即是释迦佛。会和一班人来骂常不轻菩萨者，即跋陀和他的同伴。

我等最先是跟从威音王佛（威音王是最初成佛）出家学佛法。当时律仪是僧人每半月沐浴一次，我也随例入浴室沐浴。正在用水洗身时，忽然觉有冷暖湿滑之触。因此，就推究此水，是因洗尘有触？还是因洗体有触？如果是因洗尘，但尘是无知，怎会有触？如果因洗体，体是四大假合，亦属无情，哪会有触？忽然觉悟水因，既不是洗尘也不是洗体，根和尘都消灭，能触与所触都忘掉，中间能分别之识心，亦就安然没有存在的地方。

宿习无忘。乃至今时从佛出家。令得无学。彼佛名我跋陀婆罗。妙触宣明。成佛子住。

这是我过去世的宿习种子，藏在八识田中，历劫以来并没有忘记。故虽然中间因骂常不轻菩萨而致千劫堕无间地狱，但还能不忘宿习，守护善根，直到现在才能跟佛再出家，修成无学的果位。佛为我取名字叫做跋陀婆罗，即坚守的意思。妄触既然消除，妙触就现前，既然不是有又不是空，只是如来藏性，随心现量，循业发现而已，因此得成佛子位，即菩萨位。是佛真子，堪绍佛位。

佛问圆通如我所证。触因为上。

佛现在问哪一法门最圆通，照我所证的认为触尘最上。

摩诃迦叶。及紫金光比丘尼等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

摩诃是大，迦叶是姓，译作大龟氏。因彼先祖见乌龟背图，故以为姓。又译‘大饮光’，因尊者身光炽盛，能映蔽其他的光故。本名华钵罗，是树名，父母无子，后祷此树而生，故以为名。紫金光比丘尼是他的妻子，为佛装金而得紫金光。两人一同从座位起立，顶礼佛足向佛说。

我于往劫。于此界中。有佛出世。名日月灯。我得亲近。闻法修学。佛灭度后。供养舍利。然灯续明。以紫金光涂佛形像。自尔已来。世世生生。身常圆满紫金光聚。此紫金光比丘尼等。即我眷属。同时发心。

摩诃迦叶尊者说：我于过去劫中，在这娑婆世界，当时有佛，名日月灯明佛。日能照昼，月能照夜，灯能尽夜俱照，不著空有。我就天天亲近他，跟随他学佛法。佛灭度后，感佛深恩，我又供养他的舍利（即灵骨），并点灯使它日夜继续光明；又用紫金光来涂佛形象。当时又有毗婆尸佛，日久失修，金箔金坏，有一贫女见状感伤，就发愿重修佛像。可惜身无分文，便到处乞钱，凑足金费，即请金匠来为佛铺金。我那时是个金匠，感她诚恳，故和她合作，把佛身铺好金箔，并重修庙供养。因大家志同道合，故发誓生生世世结为夫妇。又因修佛像功德，故生生世世，相貌非常圆满，身体常有紫金光聚集一样。当时发心和我一同学佛修道之贫女，现成为紫金光比丘尼，是我多生积来的眷属。

这里大家要注意：他们虽是生生世世为夫妇，但不是谈情说爱，而是同心同志，在一起学佛修道的。

我观世间六尘变坏。唯以空寂修于灭尽。身心乃能度百千劫。犹如弹指。

我观察世间的六尘。这里是说观法尘，因法尘无形相，无本体，只是前五尘的落谢影子，留在意识中，要藉意识才现。我看法尘是念念变迁，时时坏灭，没有本性，只是空寂。因此就修灭尽定，不起分别心，而能空法尘，连那半分染法的末那识，亦能灭尽，只存下半分净法的末那识，来维持这个定。因入了这个灭尽定，故身心都觉得很自在，又能度过百千劫，好像一弹指间一样快。

迦叶尊者。现仍在中国云南鸡足山中。修这个定。以待弥勒菩萨降世。转授袈裟。

我以空法成阿罗汉，世尊说我头陀为最，妙法开明，销灭诸漏。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法因为上。

我用空观的方法，灭尽法尘，得证阿罗汉果。世尊说我是头陀第一。头陀意抖擞，能抖擞法尘至干干净净。妄法既消除，微妙法性就现前，故能明了本有如来藏心，而灭尽虚妄诸漏。现在佛问哪一种法门最圆通，如我所亲证，则认为用法尘为本修因，最为圆通第一。

阿那律陀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初出家。常乐睡眠。如来诃我为畜生类。我闻佛诃。啼泣自责。七日不眠。失其双目。

阿那律陀（译作无贫），因过去劫曾供养辟支佛，故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果报。他是佛的堂弟，即从座位起立，顶礼佛足向佛说：当我初出家时，每次听佛说法，就打起瞌睡来，很喜欢睡眠。佛就诃责我说：“咄咄何为睡，螺蛳蚌蛤类，一睡一千年，不闻佛名字。”我听后便痛哭自责，怪自己业障深重，不长进，有负佛恩。因此便发奋，七日七夜不敢睡眠，终至双目失明。

世尊示我乐见照明金刚三昧。我不因眼。观见十方。精真洞然。如观掌果。如来印我成阿罗汉。

世尊就可怜我，遂教我修乐见照明金刚三昧法，这法是不要看外尘，外尘是出流，出流便会循环轮转；不如扭转眼根来看本有的心光，观照能见之自性。如是观之又观，照之又照，便发现自己的自性，是不动不坏，突然间就开了金刚正眼，由是就证得天眼，不必依靠眼根，只靠自性的见精，就能看见十方世界，犹如看掌上之庵摩罗果，一样清楚。还得到佛的印证，说我得成阿罗汉果位。

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旋见循元。斯为第一。

佛问哪一法门最圆通，如我所证，我觉得扭转外流之见精，使它远离尘累，这就是背尘。然后循元明之真见，脱离色尘之黏缚，而向内观照，这是合觉。亦是旋见亡尘，亦是循元脱根，最为第一。

周利槃特迦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

周利，译作道生。槃特迦，译作继道。西域风俗，女人要生产，当回母家。其母第一次要生产

时，争速回家，但行至半路，就在道旁生子，故名道生。第二次要分娩，本应早归，但又仓促不及，又在道旁生子，他是跟著哥哥，在道旁生，故名继道。尊者就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向佛说。

我阙诵持。无多闻性。最初值佛。闻法出家。忆持如来一句伽陀。于一百日。得前遗后。得后遗前。

我的记忆力不好，故没有博学多闻。当我最初遇佛，听佛说法，就跟佛出家。佛制出家，一定要先学四句伽陀（即偈语）：身语意业不作恶，莫恼世间诸有请，正念观知欲境空，无益之苦当远离。意思是：出家就要修持三业清净，莫烦恼众生，及看破五欲，勿学外道专修无益的苦行。我（槃特迦）诵如来所教之一句偈语，在一百天内记得前三字，又遗忘后四字。记得前四字，而忘记后三字。再由五百罗汉轮流教我，亦不能成诵。我哥道生看见我这样愚蠢，说我出家亦无用，要我还俗。我想还俗亦无意思，不如死了更好，就拿绳子到后园树下寻短见。这时佛化树神问我：“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太愚蠢，不想活，只想死。”神说：“你之愚蠢是有因缘的，你不忏悔，反想死，死后不但更蠢，还要堕落受痛苦的。”我问：“是什么因缘呢？”神答：“过去世在迦叶佛的时候，你曾为三藏法师，有五百弟子跪在你面前求法，你都不肯说，因吝法故得愚蠢之报，今生什么都忘记了。现在要痛责自己，悔改前非，怎可自残？”说后又现佛身，指著园子一掃帚问我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答：“扫帚。”佛就说：“这二字你不会忘记吧！”我答：“不会的。”佛说：“那就日夜念扫帚吧！”我就一心依教奉行。过了数月，佛又教我改念除垢，我心里想：“我日夜不停地用一把无相扫帚，扫来扫去，原来就是扫尽我吝法的尘垢！”我心里有点明白了。

你们现在学佛法，学会楞严经，以后就要尽自己所明白的来向人解说，这样下生才不会愚蠢。我现在每天对你们说法，全不求代价，这就是法施，也因为我不想下生愚蠢。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一公案：以前有一长官，对法华经特别感兴趣，但只懂得上半卷，对下半卷不但生疏，还看不懂。乃往问一位开了五眼的老和尚，究竟这是什么缘故？老和尚说：“你前生是牛身，因帮寺勤力耕田有功，故今生为省长。当夏天寺里晒经时，你常站在法华经上半部旁边徘徊嗅闻，所以今生对该经上半部特别熟识。该经下半部因放得太远，你没有嗅过，所以不熟识，生疏难记。”牛只是嗅经，今生便能熟识。那么你们要用心听经，诚心读经，来生一定会聪明，过目不忘，很快就明白经典的。

佛愍我愚。教我安居调出入息。我时观息。微细穷尽。生住异灭。诸行刹那。

佛怜悯我的愚蠢，便教我再修简单的数息来调摄身心。一呼一吸叫一息。数息从一至十，再十至一。我就慢慢地观察出入息，到最微细的时候，还有生、住、异、灭不同之相。气初起叫生，气不断叫住，气渐微叫异，气已断叫灭。这四种相，在一刹那间，还是迁流不住。刹那是形容最短促之时间，一念中就有九十刹那，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。当我观出入息到极微细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呼不知呼，吸不知吸，心和念打成一片，没有分别心和攀缘心，就豁然开悟。

这是讲经法会，每个人都要存恭敬的心，为什么呢？因诸佛菩萨，都会降临道场，观察哪个人最诚心，最真心，便会冥冥中来加被你，增加你的智慧。但一定要守规矩，不可尽存人我之见，老以为我是第一。每个人都要存谦虚和蔼的态度，切不可有贡高我慢之心。要视法会的人，好像我的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学佛法是要一视平等，不可轻视他人。同时听经要端然正坐，不可歪斜，不可睡觉。听经时睡觉，就会同阿那律陀一样，要堕畜生道的。

其心豁然。得大无碍。乃至漏尽成阿罗汉。住佛座下。印成无学。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反息循空。斯为第一。

我既然能穷尽鼻息，觉得诸行都在刹那间，而刹那又无实体，只在一念，念性又是空的，就豁然开悟，贯通诸法，得成大无碍及漏尽通，而成阿罗汉。我常在佛座下听法，佛亦印证我已得无学位。佛现在问圆通，如我所证，调出入息，鼻根不攀外尘，只是循气息的生灭空理，就能背尘合觉，以鼻根为本修因最为第一。

槃特迦尊者这样愚钝，还能开悟就证四果，我们比他聪明，但连一果都未证，岂不惭愧。

我来美国很多年，总不敢讲规矩，因这国家太讲自由，父母都不管小孩，让他们自由发展，所以我收徒弟亦不管。可是现在看见法会中有人实在不像样，太随便，太自由了。要知道：不依规矩，便不能成方圆。圆为规，方为矩；不守规矩，则方变成长，圆变成角，成何体统？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讲规矩，以后你们不可太放逸，一定要循规蹈矩，不可懒惰傲慢。尤其是在听经时，一定要虔诚专心，就好像佛在对你们说法一样才有感应。如果你们有真正求法之心，就能领会，尤其现在讲到二十五圣证果之因。如果你们能明白，依他的方法去修，一定很快便得开悟。因二十五圣曾发愿，如有人肯依教奉行，他们会帮助此修行人早日开悟。

憍梵钵提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有口业。于过去劫轻弄沙门。世世生生有牛司病。

憍梵钵提，意为牛司。牛食后，时常虚嚼，口则磨来磨去，这叫牛司。就从座起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于过去劫，常犯口业，时常嘲笑出家人。有一次我为沙弥时，看见一位老比丘，牙齿已脱掉，吃东西很慢。我就笑他好像牛吃草一样。老比丘说：“我已证果，这样说即是毁谤圣人，是犯口业的，赶快忏悔吧！”我虽即刻忏悔，但生生世世，还要受牛司之果报。佛叫我住在天上，免得久人看见，又生毁谤之心，惹起讥笑，害他们将来也要受报。

如来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门。我得灭心入三摩地。观味之知。非体非物。应念得超世间诸漏。

佛就教我修一味清淨法门，即没有分别甜苦之味，亦即是修无分别定。本元心地，一味清淨，灭除攀缘识心而入正定。我又观察尝味之知性，不生于舌根自体，因为若是无外物，舌不成味；又不生于甜淡等物，因若无舌去尝试，又怎会知味？因此在一念之间就能脱根离尘，超出世间的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等。

内脱身心。外遗世界。远离三有。如鸟出笼。离垢销尘。法眼清淨。成阿罗汉。如来亲印登无学道。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还味旋知。斯为第一。

内则好像脱离身心，外则好像遗忘世界，远离三界之缠缚，犹如小鸟出笼一样，自由自在，扫除一切粗细尘垢，即想相识情尘垢，遂得清淨法眼，成就阿罗汉果。如来亲自印证我，登大乘无学之道，现在佛问哪一法门最圆通，照我所证，返转舌之知性，不被味尘所胶著，回光返照自性，不起分别识心，最为第一。

毕陵伽婆蹉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

毕陵伽婆蹉，意为除习，于过去五百世常为婆罗门种，性情骄慢。每逢过河，必叫“河神小婢，快快断流，让我过河。”因他已证阿罗汉果，故河神不得不听命。便太多次了，河神亦不高兴，便将经过向佛诉说。佛就叫他向河神道歉，他合掌对河神说：“小婢勿怪。”在会大众，都笑起来。佛便解说：“这是他的余习。因过去劫前，河神曾为他的婢女，叫惯了故今尚存这种习气。”

毕陵伽婆蹉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向佛说。

我初发心从佛入道。数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。乞食城中。心思法门。不觉路中毒刺伤足。举身疼痛。我念有知。知此深痛。虽觉觉痛。觉清净心。无痛痛觉。

当我初次发心，跟随佛出家修道，我常听如来说：世间诸事，都是苦、空、无常，没有真乐的。有一天，入城乞食的时候，心中正在思想苦谛的法门，不知不觉中，一脚便踩中一根毒刺，当下就肿痛起来，牵连到全身都觉得疼痛。我想：这个痛亦是苦谛，但我身中能知道痛的又是谁呢？能觉知痛的可能是妄知妄觉吧！因我本来清净寂然的觉性，实在没有觉到痛，亦不会有痛觉的。

我又思惟。如是一身。宁有双觉。摄念未久。身心忽空。三七日中。诸漏虚尽。成阿罗汉。得亲印记。发明无学。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纯觉遗身。斯为第一。

我又再继续思惟，一人一身，只有一觉，为何现在我有知痛之觉，及清净觉心之觉，难道我一身有二个知觉？因此我就收摄我的知痛妄念，而随顺无痛之真觉。不多久，感到身心忽空，就明白身是疼痛之身根，心是觉痛的身识。疑团打破，妄除真存。故在二十一天中，灭尽诸漏，永离虚妄，成阿罗汉果。得到如来亲自印证我，已明白无学之道。现在佛问圆通，照我所证，忘掉识身妄心，纯一观注本觉真心，最为第一。

须菩提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旷劫来。心得无碍。自忆受生如河沙。初在母胎。即知空寂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。亦令众生证得空性。

须菩提（译作空生），他出世时，家里库藏财宝，同时变空了，所以叫空生。但过七天后，财宝复现，故又叫善现）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向佛说：我从久远劫以来，意根清净，心身亦很自在，无障无碍。又有宿命通，没有隔胎之迷，所以从无量生以来，初在母胎，就已经知道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。出胎以后，因为既知人空，亦就悟入法空，十方世界，森罗万象，无不是空寂。出家以后，又为一切众生，宣说人法二空的真理，亦使众生证得空性。

蒙如来发性觉真空。空性圆明。得阿罗汉。顿入如来宝明空海。同佛知见。印成无学。解脱性空。我为无上。

须菩提虽悟人法二空，但还未了达，还有空性存在。蒙如来启发后，才悟空性即如来藏性，觉性才是真空，真空妙性是圆融灵明的，因此就证阿罗汉果，得入真空性海，证得和佛一样的知见。佛之知见是无知而无所不知，无所见而无所不见。佛就印证我已成无学道。我虽然证得空性，但不住于空，不为空所缚，所以得到彻底的解脱，佛称赞我为解空第一。

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诸相入非。非所非尽。旋法归无。斯为第一。

佛现在问哪法门最圆通？照我所亲证的人相法相，尽入于空。能空之智及所空之境，尽行空掉，即人法双空，能所俱泯。旋转虚妄生灭诸法，复归本元觉性，故以空却意根的法门，最为第一。

舍利弗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旷劫来。心见清净。如是受生如河沙。世出世间种种变化。一见则通。获无障碍。

舍利弗，意鹞子，有大智慧，住胎时已能代母和舅舅辩论，每论必胜，舅知其非常人。舍利弗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从久远劫以来，心见已得清净，心见即眼识，不染色尘叫清净。心见既已清净，所以经过多生以来的事情，无论世间或出世间，凡圣权实，大小善恶，种

种变化，种种事相，一经看见，即能通达了悟，没有障碍不明白处。

我于路中。逢迦叶波兄弟相逐。宣说因缘。悟心无际。

最初我是跟沙然梵志学外道，后来沙然死了，我就无师可事。有一日在路途中，遇见迦叶波兄弟及马胜比丘，大家在谈因缘法。我见马胜比丘，威仪端严，令人敬仰，就问：“你师是谁，授你何法？”他答：“我师是佛陀。”“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。我佛大沙门，当作如是说。”又听迦叶波兄弟说因缘深义：“一切诸法本，因缘无生主，若能解此者，则得真实道。”我听后顿然开悟，明白因缘道理，如来藏心，是周遍法界，没有边际的。

从佛出家。见觉明圆。得大无畏。成阿罗汉。为佛长子。从佛口生。从法化生。

舍利弗在途中闻佛弟子说因缘法后，顿然开悟，回去便将经过告诉目犍连。目连亦赞为胜法，便一起率领二百徒众来皈依佛陀。自从我跟佛出家后，又得佛的慈悲教诲，使我的心见更加圆明，得到大无畏，成就阿罗汉，为佛的首座弟子。我的成就，是听佛亲口说出来的道理，和从佛法中滋养而长成。就好像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一样。

佛问圆通。如我所证。心见发光。光极知见。斯为第一。

现在佛问哪一法门最圆通，照我所证，用心见来谛观一切，心见就发出无碍智光，智光到极点处，就和佛的知见一样，最为第一。

普贤菩萨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。十方如来。教其弟子菩萨根者。修普贤行。从我立名。

普贤菩萨，行愿最大，故曰大行普贤菩萨。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对佛说：我已经跟从无量无数如来，弘扬佛法，为法王子，十方如来都教导有大乘根器的弟子们，来修我所立之十大愿王：一者礼敬诸佛；二者称赞如来；三者广修供养；四者忏悔业障；五者随喜功德；六者请转法轮；七者请佛住世；八者常随佛学；九者恒顺众生；十者普皆回向。

并观想十方如来遍满十方世界，我身亦遍满十方世界，于一切如来前，亲自承事供养。

世尊。我用心闻。分别众生所有知见。若于他方恒沙界外。有一众生。心中发明普贤行者。我于尔时乘六牙象。分身百千。皆至其处。纵彼障深。未得见我。我与其人暗中摩顶。拥护安慰。令其成就。

世尊！我用心闻就能分别每个众生，所有的知见，不只这个世界，就是远在他方恒河沙界之外，如有一个众生，心中发起修普贤行者，我就即刻乘六牙白象（“白”表示清净梵行，“六牙”代表六度）到他面前来保护他。假使有百千亿众生，同时发心修普贤行，我亦化百千亿身，骑百千亿六牙白象，到他们的地方。纵使他们业障深重，看不见我，我亦会暗中为他们摩顶，拥护和安慰，令他们早日得到成就。

佛问圆通。我说本因。心闻发明。分别自在。斯为第一。

佛现在问哪法门最圆通，照我的本因地，是以心闻来分别一切，发出自性智慧光明，普照群机，得到大自在，最为第一。

孙陀罗难陀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初出家。从佛入道。虽具戒律。于三摩地心常散动。未获无漏。世尊教我。及拘絺罗。观鼻端白。

孙陀罗是妻名，译作艳；难陀，译作喜。因佛门下，难陀太多，故加妻名以别于他人。

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“我初入道，从佛出家，虽能严守戒律，但对于禅定，全无把握，因心常散乱，不得定力。无定就不能发慧，无慧不能断惑。惑不断就不能得无漏果位。佛乃教我及拘絺罗（舍利弗舅舅，专修鼻端白）两目注视鼻端有白相，来收摄散乱心。

我初谛观。经三七日。见鼻中气出入如烟。身心内明。圆洞世界。遍成虚净。犹如琉璃。烟相渐销。鼻息成白。

我观想了二十一天，感觉到鼻中出入气息，好像烟一样，从此就得到定力，身心都能圆明洞彻，遍观一切世界，清净无染，全无障碍。好像看琉璃一样，内外透明。烟相渐渐消灭，出入鼻息，竟变成白色。

心开漏尽。诸出入息化为光明。照十方界。得阿罗汉。世尊记我当得菩提。佛问圆通。我以销息。息久发明。明圆灭漏。斯为第一。

这时我的真心开朗，诸漏尽除，所有出入气息，都化作智慧光明，遍照十方世界，成阿罗汉道。佛为我授记，说我很快就得到菩提佛道。现在佛问，哪一法门最圆通？我认为观想气息，至息清成白，发出智慧光明，遍照十方，灭尽诸漏，故观息摄心，为第一法门。

富楼那弥多罗尼子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旷劫来。辩才无碍。宣说苦空。深达实相。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。我于众中微妙开示。得无所畏。

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，即满慈子，从座起立，顶礼佛足，向佛说：我从久远劫以来，就具有无碍辩才。辩才有四种：（一）法无碍辩，能说诸法，圆融无碍；（二）义无碍辩，能说义理，通达无碍；（三）辞无碍辩，能用一句话，畅演无量妙义，又能将无量妙义，归纳在数句话中；（四）乐说无碍辩，随顺众生喜乐，善巧方便，为他们说法而无疲厌。因我有这些辩才，故常为众生宣说无常、苦、空、不净之道理，及令他们明白真如实相的妙义。实相即无相，而无所不相，甚至对于恒河沙数如来，所有秘密法门，深奥义理，我亦于大众前，用巧妙的言词来开示给他们听，所以我得到一切无所畏的力量。

世尊知我有大辩才。以音声轮教我发扬。我于佛前助佛转轮。因师子吼。成阿罗汉。世尊印我说法无上。

佛知道我有大辩才，可以用声音来转法轮，就教我要观机来发扬我的辩才，对机说法。我现在就时常随佛左右，助佛弘扬佛法，转大法轮。因我说法无畏，有如师子吼，就得成阿罗汉果。佛已印证我，说法第一。

说法亦可证果，所以只要一门深入，什么法都可以成就。但不可朝秦暮楚，不要乱修；要专一，不专一则修什么法都不能成就的。所谓“专一则灵，分歧则蔽。”

佛问圆通。我以法音降伏魔怨。销灭诸漏。斯为第一。

佛现在问哪一法门最圆通，我是以说法的无畏声音，来降伏三界诸魔，及五阴怨贼，消灭诸漏。故用舌根来说法，最为第一。

优波离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亲随佛踰城出家。亲观如来六年勤苦。亲见如来降伏诸魔。制诸外道。解脱世间贪欲诸漏。

优婆离，译作上首，原名车匿。当初佛为太子时，是佛侍从，曾从佛出游东门，见妇人生产痛苦。游南门时，见老人目昏耳聋，行步艰难之苦。游西门见病人呻吟之苦。游北门，见死人临死挣扎之痛苦。太子就无心出游，终日闷闷不乐。一日坐北花园树下，忽有一比丘手持锡杖，从容走过，太子就问：“你是谁。”答：“是比丘。”问：“为何做比丘？”答：“出家修道做比丘，可以断除生老病死之苦。”太子正要问如何修法，比丘已将锡杖向地一触，便腾空飞去；原来是净居天人化身，来点醒太子。太子遂发愿出家，即回家向父王请愿。王不许，当时有许多相师都说：如太子七天内不出家，便可为转轮圣王，掌握天下大权。王遂下令将东宫重围，不准太子外出。又派宫娥，日夜轮流服侍太子。太子无动于衷，只想冲出重围而愁无计可施。一夜忽闻天人说：“你贪五欲，而妄宿愿。”太子说：“我没有忘，只是被困宫中，不能逃出。”天人说：“你真有志，我可以助你出东宫。”太子即叫车匿，牵白马健陟来。太子一骑马上，四大天王各捧马足，连车匿一齐腾空，逾城而出。飞行约三由旬，降落于闲静林中，太子就用宝剑，剃除须发和宝冠宝衣等，交车匿持回，禀告父王，不必忧念。净饭王即派五臣同车匿来劝太子回国。太子说：“不成佛道，不回本国。”五臣见太子意决，就伴太子一起修行。时山中无粮，天人来献麻米。太子是食一粒，其中三臣，受不了苦，便先离去，往鹿园修道。经六年苦修，太子已是骨瘦如柴，牧羊女就来献乳粥。太子接受其供养，其他二臣，又恐太子不能修苦行，不得成就，亦先后离去，只有车匿始终跟随著。所以他说：“亲见如来，六年勤苦，亲见如来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。”

佛在雪山修苦行，本可成道，但恐世人误会，以为成佛一定要受苦，怕受不了苦的人会退心，所以就走到菩提树下安坐，并发誓：“不成佛道，不起此坐。”经四十八天，这时六欲天波旬魔王就梦见三十二变，觉得奇怪，马上观察是什么缘故？原来娑婆世界有位太子坐于树下，将成佛道！成佛则魔的子孙将会被消灭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于是即刻派四魔女，现三十二媚相来引诱太子，欲令他生凡心生贪爱心，失去定力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！但太子既无爱又无欲，已是对境无心，不起贪爱，如如不动，了了常明。魔女向他献媚，太子乃作不净观说：“你们现在虽是美丽，但终是九孔常流不净，身体遍满菌虫。”这时魔女忽见自身九孔五脏，千万菌虫，污秽不堪，呕吐而去。魔王大怒，即率魔军，亲来加害。但太子已入无净三昧，不恐惧，不动摇。魔王无计可施，只是抱怨而去。这是车匿亲自看见太子降伏魔军的情形。众生贪情欲，便流落三界，头出头没，无有了期。所以说：众生是业重情迷，佛是业尽情空。要了生死，脱轮回，便要远离贪欲，才能解脱。

【制诸外道】：佛未出世时，印度只有外道婆罗门教，佛成道后，大家都来皈依佛教，外道就生嫉妒怨恨，用许多方法来加害佛。如申日用毒饭来害佛，佛自念我心无毒，自不受害，果然食后安然无事。又遣五醉象来害佛，佛伸五指现五狮子，醉象即伏地不敢动弹，这亦是车匿亲见。

【解脱世间，贪欲诸漏】：这是车匿再证明，佛已降伏魔王，制诸外道，深知贪欲为诸漏之因，故已解脱世间贪欲诸漏。

承佛教戒。如是乃至三千威仪。八万微细。性业遮业。悉皆清净。身心寂灭。成阿罗汉。

佛教我专修戒律。比丘守二百五十戒外，再加行、住、坐、卧四大威仪：行如风——行的时候好像轻风徐来，要慢慢行，不要东张西望，也不要像刮（刮）颶风。立如松——站立的时候要正直，不要东歪西斜。坐如钟——坐的时候要腰直，安稳如大钟一样。卧如弓——卧时要吉祥卧，右手托腮。四大威仪各俱二百五十，总共一千。再加身口意三聚净戒，就成三千威仪。以三千配合身口七支，三七是二万一千，再合贪、嗔、痴、慢，以四乘之，就成八万四千细行。所以我对于杀盗淫妄，四种性业，和酒荤垦土，三种遮业，都能受持，清净无犯，身和心都入于寂灭境界。因戒生定，由定发慧。慧光现前，故得成阿罗汉道。

什么是性业？性业是体性已恶，不得制止，一犯就成业，如犯杀盗淫妄等根本戒。

遮业是：体性非恶，而能引导作恶，故要遮止，不可令犯。如饮酒、食荤、开垦等。

从前有一居士，已受五戒，但对饮酒，还未放得下。他认为饮酒是遮业，不很重要，有一天就买了一瓶酒来独酌，但有酒无肴，未免扫兴。刚巧这时邻居有一支小鸡，走进他屋里，四顾无人，他便杀了小鸡，作为下酒肴。于是连犯了盗戒和杀戒。正在畅饮饱食，大快朵颐之际，邻居少妇来寻鸡，问他是否有看见？他一口说没有，又犯了妄语戒。饱暖思淫，既然前后无人，又把少妇强奸。终于由饮酒而把五戒都犯了，所以佛教里戒是很重要，一定要严守戒律，丝毫有犯。

你们现在学佛法，对于戒条，一定要清楚明析。戒有五戒、八戒，是在家居士受的。出家便要受沙弥十戒、比丘二百五十戒，再受十重四十八轻菩萨戒。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，绝对不能说不受戒，便可成为僧伽。单单这个“戒”字是什么意思？戒，梵语是波罗提木叉，译为保解脱、别解脱，意谓受了戒便保证得到解脱。又名尸罗，译云清凉，因离犯戒之热恼故。总而言之，戒就是“止恶防非”，亦即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古来有这件公案：白居易某次往问鸟巢禅师：“怎样修行？”老和尚说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”白侍郎说：“这还要你说，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啊！”老和尚说：“三岁小儿虽晓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”如果哪位自称新佛教领袖，要别开生面，别立门户，另创新教，那就不能叫做佛教。既然要创新佛教，怎可以不受戒而成为僧伽？这将成何体统！真是胡闹不要脸！连戒都不懂，究竟凭什么本事，什么资格来解救佛教，来开辟新佛教。真是以盲引盲，误人误己，希望你们年轻佛教徒，要纠正这个错误观念，要不然佛教就会一蹶不振。

佛亦知道，佛灭度后，魔子魔孙会来破坏佛教。当佛将成道时，魔王亲来害佛，但无法可施，便恨恨地说：“现在我没有办法，但等你灭度后，我会叫魔子魔孙，到你宗教里，穿你衣，食你饭，但屎尿尿于你钵中，来破坏你的宗教。”所以凡是不守戒律的人，都不是佛教徒，都是妖魔外道，这点你们切切要注意！

我是如来众中纲纪。亲印我心。持戒修身。众推为上。佛问圆通。我以执身。身得自在。次第执心。心得通达。然后身心一切通利。斯为第一。

我既然专修戒律，所以如来要我成为大众之纲纪，专管僧众中持戒或犯戒，予以奖励或处罚，整纲肃纪，统领僧众，维持戒律。蒙如来亲印我身心清净，持戒第一，现在佛问得证圆通的原因，我认为先执持小乘身戒，使身识不起，身得自在；再执持大乘心戒，能所皆忘，不持自持。心身就得圆通畅利，得入圆通，故以身识为修因，最为第一。

大目犍连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初于路乞食。逢遇优楼频螺、伽耶、那提、三迦叶波。宣说如来因缘深义。我顿发心。得大通达。

大目犍连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从前虽得舍利弗告诉我，因缘胜法，便和他同皈依佛陀。有一天，我在路旁乞食，又遇著优楼频螺（译作木瓜林），伽耶、那提（意象头山），和迦叶波兄弟三人，再对我说佛陀所教之因缘深义。我听了后即发心跟佛出家，同时并明白意识心即如来藏性，因此得到大通达。

如来惠我袈裟著身。须发自落。我游十方。得无挂碍。神通发明。推为无上。成阿罗汉。

我到如来处求出家时，蒙如来慈悲对我说：“善来比丘，袈裟著身，须发自落。”我不必披剃，就成比丘相。我有神通，可以游行十方世界，来往自由，无挂无碍。由神通而发明意识即如来藏性，不变随缘，自在圆融。故佛称我，于众阿罗汉中，神通第一。

宁唯世尊。十方如来叹我神力。圆明清静。自在无畏。佛问圆通。我以旋湛。心光发宣。如澄浊流。久成清莹。斯为第一。

不单独如来赞我，连十方世界的佛都叹我神力最为第一（神力具有四种意义：（一）遍游十方，做诸佛事，故曰圆明；（二）一真不动，丝尘不染，故曰清静；（三）任运示现，无碍解脱，故曰自在；（四）无魔不降，有怨皆伏，故曰无畏。）

现在佛问圆通，我认为旋转虚妄分别之意识，还归于湛然不动之心性，心性发出智慧之光明，好像将浊水澄清，澄之既久，就成为莹净皎洁之如来藏性。故以意识法门，最为第一。

乌刍瑟摩。于如来前。合掌顶礼佛之双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常先忆久远劫前。性多贪欲。有佛出世。名曰空王。说多淫人。成猛火聚。教我遍观百骸四肢诸冷暖气。

乌刍瑟摩，译为火头，即火头金刚。他是护法神，佛说法时，护法神只能立，不能坐，所以他沒有从座而起。他于佛前，拿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回忆久远劫以前，性多贪欲，当时有空王佛出世，他告诉我：“多淫之人，生时为欲火所烧，死后再被业火所焚，故成为大猛火聚，不但烧去善根，并且烧灭智种。”又教我要遍观全身骨节及两手两足，在欲心未动前，是清凉的。欲念一动，就浑身发热。这证明欲念确实有如大猛火聚。我心生恐怖，就精进修观。

神光内凝。化多淫心成智慧火。从是诸佛皆呼召我。名为火头。

我就依教专心修观，觉得全身暖气炽盛，更增加我厌畏之心。厌畏心生，淫心顿灭，就成为正定。这一段神光，在内凝聚，把多淫之欲火，化成智慧之光，就得火光三昧。从此之后，十方诸佛，都叫我做火头金刚。

我以火光三昧力故。成阿罗汉。心发大愿。诸佛成道。我为力士。亲伏魔怨。

我用火光三昧之力来消灭诸漏，断除结缚，得入圆通而成大阿罗汉。我遂发大愿，所有诸佛成道，我做大力士，拥护佛法，亲自为诸佛制伏魔怨。

佛问圆通。我以谛观身心暖触。无碍流通。诸漏既销。生大宝焰。登无上觉。斯为第一。

佛问哪一法门最圆通，我以观察身心的暖触，成为智慧光，烧尽惑业，故得无碍。再以神光智火，流贯十方，融通如来藏性，成就性火真空。性空真火，故能消灭诸漏，而得大宝焰的智光，即火光三昧，转凡成圣，登无上觉位。故认为专心一意来观察火大，最为第一。

持地菩萨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念往昔。普光如来出现于世。我为比丘。常于一切要路津口。田地险隘。有不如法。妨损车马。我皆平填。或作桥梁。或负沙土。

持地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回忆过去劫，当普光佛住世时，我发心跟他出家，勤修苦行。常于一切往来必经之要路，和水陆交通之津口，田地险窄的地方，凡有不合理想，或妨碍损坏车马之处，我都把它填平。或者筑一条桥梁，或者背负沙土，来修补要道，让来往的人都得到方便。

如是勤苦。经无量佛出现于世。或有众生于阨阨处。要人擎物。我先为擎。至其所诣。放物即行。不取其直。

我这样勤苦工作，经过无量佛出现于世，都不生退心。有时遇著老弱众生，在热闹市场中（阨即市垣，阨即市门），正需要人来代搬东西，我会自动替他搬运，送至其家，放下东西便离开，而不要他的分文。

毗舍浮佛现在世时。世多饥荒。我为负人。无问远近。唯取一钱。或有车牛被于泥溺。我有神力。为其推轮。拔其苦恼。

毗舍浮佛，译作“遍一切自在佛”，是庄严劫之末，最后一位佛。彼佛住世的时候，世多饥荒，饥民要移地逃荒。我为他们，背负人或背负物，无论远近，我只取一钱，人秋代价。有时看见牛车，陷入泥泞中，不能移动。我有神力，乃为他们推动车轮，拔去他们的苦恼。

时国大王延佛设斋。我于尔时平地待佛。毗舍如来。摩顶谓我。当平心地。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

有一次，因王设斋请佛，我就站在路旁平坦之处，等候佛来。毗舍佛见到我，便为我摩顶，对我说：“当平心地。心地平，则世界一切地皆平啊！”心地即性地。

我即心开。见身微尘。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。微尘自性。不相触摩。乃至刀兵亦无所触。

我听后即心眼开明，看见自身的大微尘和能造世界所有的微尘，并没有差别。微尘是内外地大的色法和自性——即如来藏性的心法、色法和心所法，只是一体，成为性色真空。内外不相抵触，不相摩擦；如空合空，似水投水，两不相碍。乃至外地大之刀枪，和内地大之肉身，亦不会抵触损害。这境界就如六祖大师伸头，刺客三挥利刃，亦不能斩害。亦正是：“将头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”的无碍自在解脱。

我于法性。悟无生忍。成阿罗汉。回心今入菩萨位中。闻诸如来宣妙莲华佛知见地。我先证明而为上首。

我因明白内外二尘，都同一自性，并没有能生和所生，因此就悟入无生法忍，成就阿罗汉果位。现在再回小乘心，入大乘菩萨位了。假如我知道有佛，要宣讲妙莲花，即楞严经，为一切众生，开示佛之知见地，即根中不生灭性，一乘寂灭场地，为诸佛之因地心，依此进修，可得果地觉。我就会先为证明，和大众来修，作为他们的首座。

佛问圆通。我以谛观身界二尘。等无差别。本如来藏。虚妄发尘。尘销智圆。成无上道。斯为第一。

佛问修证圆通原因，我是以观察内身和外界二尘，平等没有差别，都是属于如来藏性，全相即性。方法唯心，只因有妄相，才发为微尘。现既悟相妄性真，则尘相消除，真性显现，智光亦能圆明，而成无上觉道。故认为专心观察地大，最为第一。

月光童子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忆往昔恒河沙劫。有佛出世。名为水天。教诸菩萨修习水观。入三摩地。

月光童子，童贞入道，故叫童子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记得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有佛出世，名叫水天佛。他教诸位菩萨，修习水观定，观想水大而入正定。

观于身中。水性无夺。初从涕唾。如是穷尽津液精血。大小便利。身中旋复。水性一同。见水身中与世界外浮幢王刹诸香水海。等无差别。

首先观想我身中的水性，并无相克相冲之处。再观想鼻涕、口水，乃至咽下的津，喉外的液，骨髓里的精，筋肉里的血，一直到大便小便的水分，在身中旋转往复，不管它是清是浊，但水的湿性是一样的。同时身中的水和世界外的水，甚至浮幢王刹所有的香水海，亦是一样，没有什么差别。

浮幢王刹，在普光摩尼香水海中，有一大莲花，名种种光明蕊香幢。华中有十佛刹及无量数香水海，——海中各有一刹种，每一刹种，皆有二十重佛刹，垒垒高如法幢一样。这就是佛刹之王，故名浮幢王刹。

我于是时。初成此观。但见其水。未得无身。当为比丘。室中安禅。我有弟子。窥窗观室。唯见清水遍在室中。了无所见。

我在那时，修习水观，已有点相应，明白能观之智和所观之境，故入观之时，不见有人，只见有水，以水为身。但还未能得到无相，未能得到无身。当时我已出家，故常在静室里坐禅，修习水观。某次，我有一小徒弟，见我很久没出去来，便走去看看。从窗外瞻望，只见满室都是清水，没有其他的東西。

童稚无知。取一瓦砾投于水内。激水作声。顾盼而去。我出定后。顿觉心痛。如舍利弗遭违害鬼。

童子无知识，又找不到师父，怀疑室中的水，是不是真的。就拿一小块瓦砾，投入水中，激水有声，知道是真水，便前后观望，然后走回去。我出定后，忽然觉得心痛，犹如舍利弗遭遇违害鬼伤害一样。

舍利弗在闍崛山入定的时候，有违害和复害二鬼从虚空走过。一鬼要用拳打舍利弗，一鬼劝他不要打。但第一个鬼不听，便一拳打著舍利弗之头。舍利弗出定后，顿觉头痛，便往问世尊：“从来没有病痛，为何今天会头痛？”佛说：“有个伽罗鬼，打你的头。那个鬼，气力无比，若打须弥山，亦会打成二分，幸亏你有定力，要不然便会粉身碎骨。现在那个伽罗鬼，恶有恶报，已堕入阿鼻地狱了。”

我自思惟。今我已得阿罗汉道。久离病缘。云何今日忽生心痛。将无退失。

我心里想，我已得到阿罗汉果，亦很久离开病痛了，为什么今天会生心痛呢？难道我已退了道心，失去果位？

尔时童子捷来我前。说如上事。我则告言。汝更见水。可即开门。入此水中。除去瓦砾。童子奉教。后入定时。还复见水。瓦砾宛然。开门除出。我后出定。身质如初。

这时童子，很快又走到我面前，把刚才他所见所做的事告诉我。我就对童子说：“你再看见水时，可开门把那块瓦砾检出。”童子依教，等到我再次入定时，亦是满室清水，他便开门拿出瓦砾。我出定后，身体复元，不再觉心痛。

逢无量佛。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王如来。方得亡身。与十方界诸香水海。性合真空。无二无别。今于如来得童真名。预菩萨会。

我继续修水观，经过无量劫，亦亲近无量数佛，一直到山海自在通王如来时，我方能证到亡身，能和十方世界所有的香水海，合而为一。真心和水性相合；真心就是水性，水性就是真心，无二无别。现在佛的座下，得到童贞之名，参预菩萨之位。

佛问圆通。我以水性一味流通。得无生忍。圆满菩提。斯为第一。

佛问圆通，我以水性，不论内水外水，都是一味流通，并没有差别。我亦明白水性空寂，本自无生，亦无有灭，就得无生法忍，证入圆满无上菩提。故水观的法门，最为第一。

琉璃光法王子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忆往昔经恒沙劫。有佛出世。名无量声。开示菩萨本觉妙明。观此世界及众生身。皆是妄缘风力所转。

琉璃光，梵语“吠琉璃”，意是青色宝。法王子即菩萨，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回忆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声。他对大机菩萨开示大乘之理说：“本觉妙明，即是天然本具灵觉之性，是寂然不动，有感遂通；妙是体而不变，明是用而随缘。故它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而风性亦是不变，只有随缘而吹动。所以要观想，这个世界以及一切方法万物，皆是由无明妄缘，风力所转动而有的。本觉即真如，本是不立一尘，哪有众生和世界？只因一念无明妄动，动则有风。风大就是一念心中的动相。世间一切诸风，亦是从这动相而来。”

我于尔时。观界安立。观世动时。观身动止。观心动念。诸动无二。等无差别。

既然风大是由一念无明妄动，要随无明风力所转，故有世界众生。但能明白风性本空，动相非有，就可返回本觉妙明真心。

这时候我就依教奉行，观察十方世界之安立，实在是由风力所执持。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的迁流，亦是由风力所密移。就是身体之行、住、坐、卧，亦是风力所役使。甚至心之动念，生、住、异、灭，亦是风力所推引。再仔细观察下去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动相虽有多种，

但其体是无二的。因风性只有一个。

我时觉了此群动性。来无所从。去无所至。十方微尘颠倒众生。同一虚妄。

我即时明白，这一切动相都是由风性所转，但风性是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。当体全空，没有实体。那么十方微尘世界，以及一切颠倒众生，都是虚妄，都被妄缘风力所转了。

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内所有众生。如一器中贮百蚊蚋。啾啾乱鸣。于分寸中鼓发狂闹。逢佛未几。得无生忍。

像这样推广至三千大千世界，每一世界，所有的众生，犹如在一个瓶里装著百千支蚊子，啾啾乱叫，于一分一寸的空间，鼓著翅膀，狂叫乱闹！（我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这样，终日争人竞我，求名谋利，没有停息，有何意思？）我得到无量声佛的教示，勤修不久，就得开悟，得到无生法忍，而获圆通。

尔时心开。乃见东方不动佛国。为法王子。事十方佛。身心发光。洞彻无碍。

我的心眼开明，就看见东方不动如来，本觉不动的真体。在他的座下，做法王子。从此之后，遍事十方如来，更明白妄身妄心，皆被妄缘风力所转。亲见自己本具之法身真心，内外洞彻，如净琉璃，自在无碍。

佛问圆通。我以观察风力无依。悟菩提心。入三摩地。合十方佛传一妙心。斯为第一。

佛问圆通，我因观察风力无依无体，当体即空。风大既空，则由妄缘风力所转之身心世界，岂不亦空！因此悟入菩提真心，得到正定，契合十方诸佛所传心印法门，故认为观察妄缘风力，而证妙明真体，最为第一。

虚空藏菩萨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与如来。定光佛所。得无边身。

虚空藏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和佛在过去无量劫前，是同事然灯佛，我那时就已经得到无边身，犹如虚空一样，没有边际，又能含藏十方世界所有一切珍宝，所以又叫无尽藏。

尔时手执四大宝珠。照明十方微尘佛刹。化成虚空。

我手持四大智慧宝珠，照明十方世界，微尘数佛刹，使所有外四大都化为虚空。这空不是断灭空，而是空诸妄相。妄尽真存，故能证得真空法身。

又于自心现大圆镜。内放十种微妙宝光。流灌十方尽虚空际。

又从自心中，现出大圆镜智——这智是转八识所成。内放十种微妙宝光，流灌十方尽虚空界，

无一不在宝光所照之中。这是色空无碍，理事圆融。

诸幢王刹。来入镜内。涉入我身。身同虚空。不相妨碍。

所有浮幢王刹，亦摄入大圆镜里，涉入我身。身如虚空一样，不相妨碍，这是身和虚空，事事无碍，广狭自在。

身能善入微尘国土。广行佛事。得大随顺。

我以正报之身，善能遍入依报的微尘国土，广做佛事。这是巧把尘劳为佛事，得到最大恒顺众生的力量。

此大神力。由我谛观四大无依。妄想生灭。虚空无二。佛国本同。于同发明。得无生忍。

这种大威神力，是由我观察四大是无依无体，只是唯心所现，随著妄想，心生法生，心灭法灭。所以虚空和四大，在相上虽是二，在性上则无二，而诸佛国土，亦是由四大所成，故和虚空一样。因此明白如来藏性，性空即是真觉，性觉即是真空，清净本然，而能周遍法界，空性圆明，生即无生。四大亦一样，看不见有少法生灭之相，故即悟入无生法忍。

佛问圆通。我以观察虚空无边。入三摩地。妙力圆明。斯为第一。

佛问圆通，我以观察虚空无边际，而得入正定，得到色空无碍，依正互融之妙力。空性圆明，获大自在。故以观空，最为第一。

弥勒菩萨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忆往昔经微尘劫。有佛出世。名日月灯明。我从彼佛而得出家。心重世名。好游族姓。

弥勒菩萨，“弥勒”是姓，译“慈”。名叫“阿逸多”，译“无能胜”。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：我回想过去无量劫前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灯明。我跟他出家。但我的名利心太重，喜欢攀缘，喜欢和富贵人家交游。

尔时世尊。教我修习唯心识定。入三摩地。历劫已来。以此三昧。事恒沙佛。求世名心。歇灭无有。

因我重名利，心常驰散，故佛教我专修唯心识定。观想三界唯心所生，万法唯识所变。我就专心修这个定，觉得攀缘心不生，亦不再向外驰求，就得正定。从此之后，经历无数劫，都是以唯识三昧，来奉事恒河沙诸佛。对于世间名利心，已完全停歇消灭。

至然灯佛出现于世。我乃得成无上妙圆识心三昧。乃至尽空如来国土净秽有无。皆是我心变化所现。

直至燃灯佛出世，我才得成就无上妙圆的唯心识定。乃至尽虚空诸佛国土，如有净有秽的凡圣同居土，无净无秽的常寂光土，有净无秽的实报庄严土，都是由我识心变化出来的。

世尊。我了如是唯心识故。识性流出无量如来。今得授记。次补佛处。

我既然明白一切都是唯心识所现，亦知道从识性流出无量诸佛。我虽未成佛，但已能现土现佛，广做佛事。佛亦知道我已证无上妙圆，识心三昧，故我已蒙佛授记，候补佛位，将来释迦佛退教主位后，我就补上，作贤劫中第五尊佛，来娑婆世界说法教化众生。

佛问圆通。我以谛观十方唯识。识心圆明。入圆成实。远离依他及遍计执。得无生忍。斯为第一。

佛问圆通，我以谛观十方一切依正染净，皆是识心所变现。识心既具足一切法，故能圆明而入圆成实性。远离妄缘所生之依他起性，遍计执性，便得无生法忍，故以观察唯识法门，最为第一。

什么是依他起性？圆成实智是真体，能为诸法所依，比如麻。依圆成实智所起虚妄之相，比如绳，因依他起性，而有绳，有麻，加以分别妄执，周遍计度，故成蛇。这是说夜间见绳，妄认为蛇。麻上生绳已是妄，何况绳上更生蛇，岂不妄上加妄。

大势至法王子。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。即从座起。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。

大势至法王子，和他的同伦，五十二位菩萨，即从座起，顶礼佛足，对佛说他证圆通之法门。

当初阿弥陀佛为转轮圣王时，观音菩萨是他的长子，大势至菩萨为他的次子。此两大菩萨，现在极乐世界，居弥陀佛左右，辅助弥陀佛，候补佛位。等弥陀佛涅槃后，正法住世，亦复无量劫。等到正法于上半夜灭尽，下半夜时，观音菩萨就成佛，名普光功德山如来。佛寿与正法，亦皆无量劫。等至正法于上半夜灭，大势至将于下半夜成佛，名善住功德宝王如来。

大势至菩萨是以都摄六根，念佛法门而证道。念佛至成道有五十二个阶段：即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及等觉、妙觉。故同来之五十二位菩萨，亦是代表五十二阶段。

我忆往昔恒河沙劫。有佛出世。名无量光。十二如来。相继一劫。其最后佛。名超日月光。彼佛教我。念佛三昧。

我回想无量数劫前，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。又有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对光佛、炎王光佛、清净光佛、欢喜光佛、智慧光佛、不断光佛、难思光佛、无称光佛、超日月光佛。在一劫内，总共有十二位佛，相继出世。最后这位超日月光佛，他教我念佛法门，我遂得入正定，所以叫做念佛三昧。

譬如有人。一专为忆。一人专忘。如是二人。若逢不逢。或见非见。

比方有二个人，一人专忆念，一人专忘记。这二个人是会若逢等于不逢，相见成为不见。

这里一人专念指佛，一人专妄指众生。佛时刻念众生，众生则时时把佛忘记。偶然想起佛法是太好太妙，但妙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，又不肯静心来学。佛为什么要念众生？因佛知道众生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，和诸佛元是一体。所以佛说：“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皆堪作佛。”这是佛教之伟大处，亦是教义最高处。佛教提倡五戒，戒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。亦是为爱护众生，教化众生，要众生反迷归觉，早日回家。可是我们众生，跑到这个世界来，便舍本逐末，背觉合尘，认假作真，把自己的老家，慈悲的父母，诸佛菩萨都忘了。

关于念佛法门亦有多种：

（一）持名念佛：闻说佛名，一心称念。

（二）观像念佛：观佛像庄严，一心念佛。

（三）观想念佛：观想佛之伟大，白毫宛转五须弥，绀目澄清四大海，一心念佛。

（四）实相念佛：即念自性，法身真佛。参禅不打妄想，只参念佛是谁？亦是实相念佛。

不过，人若没有德行，没有道心，只一味念佛，有时亦会著魔。好像在香港大屿山，有一出家人名叫恒阅，来慈兴寺，要修般舟三昧，即常行三昧。关在房里九十天，不坐不卧，只是常行常立，一心念佛。有一天我听他越念越大声，越跑越快，觉得有点奇怪，便走进房中看。原来这比丘前生是牛，为寺耕种有功，就投生人身，出家修道。可是牛性不改，脾气很大，倔强难伏。他以为修般舟三昧，可以除恶习，可是道德不足，定力不坚，反著了魔。他看见阿弥陀佛在他面前跑，他就跟佛跑。其实佛怎会在他面前跑？只是一支水牛精，变作阿弥陀佛来引诱他。后来我为他揭破了，才恢复平静。

二人相忆。二忆念深。如是乃至从生至生。同于形影。不相乖异。

如果二人互相忆念，大家忆念深切，不相舍离，就会生生世世，如影随形，不会乖违离异。众生如能不妄念佛，则不但今生，可以见佛，乃至往生之后，亦得常随佛学，不再相离。

十方如来怜念众生。如母忆子。若子逃逝。虽忆何为。子若忆母。如母忆时。母子历生不相违远。

十方如来，怜悯护念众生，有如母亲忆念儿子一样。如果子女不听教，逃走不回，做母亲的虽日夜忆念，亦是无用的。如果子女能忆念母亲，好像母亲忆念子女一样恳切，那么大家就会生生世世，不相违背远离。

若众生心。忆佛念佛。现前当来。必定见佛。去佛不远。不假方便。自得心开。

如果众生的心，能够时时念佛，时时忆佛，纵然现在不能见到佛，将来必定会见到佛，因为离开佛已经不太远了。这个念佛法门，不假借其他方便方法，或者什么秘诀，只要一心专念，就会得到心佛相应，心眼开明。

如染香人。身有香气。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。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。

如薰染香气的人，身上就有香气，念佛的人就会染著佛之香气。以佛的法身和智慧光来庄严自己的本觉心佛，这叫香光庄严。

我的本修因地心，是以念佛之心，心心相继，没有间断，而得入无生法忍。现在我还在这个世界，专门摄受念佛之人，往生极乐净土。

佛问圆通。我无选择。都摄六根。净念相继。得三摩地。斯为第一。

现在佛问圆通法门，我不必诸多选择其他之根，只摄一精明，使它不再托根缘尘向外驰。一精既摄，则其他六根，都不起作用。净念即没有妄念，只一心念佛，没有他念。念念相继无有间断。念至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念不离净念，心心与佛相应，就即心是佛，即佛是心，心佛一如，而得正定。故我认为念佛法门最为第一。

以上是由二十四位圣人，各述圆通法门。第廿五位，即最后一位——观世音菩萨——述耳根圆通，“反闻闻自性”的法门。